

国外发现和收藏的铭文铜鼓

谢光茂编译

古代铜鼓在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均有发现,在西方博物馆亦有收藏。然而,有铭文的铜鼓却很少。铜鼓上的铭文只有中文一种,其内容通常是铜鼓铸造的日期或个人题记。现将在国外发现和收藏的铭文铜鼓简单介绍如下。

一、“长寿”铭文鼓 迈尔一夫瓦(meyer-Foy)在1897年出版的书中,讲到有一面铜鼓(No. 29)上铸有“长寿”铭文,并伴有象征长寿幸福的仙鹤图。该鼓上还有已被腐蚀的象征雨水云雾的龙的痕迹。

二、“光武帝元年”铭文鼓 属黑格尔Ⅰ型鼓,其上铸有“光武帝元年”(公元30年)五个字。该鼓从前为端方(Touan-Fang)收藏,巴门特(Parmentier)在他1918年的文章中有过记述。

三、伦敦维多利亚与埃尔伯特(Victoria and Albert)博物馆收藏的一面铜鼓上铸有铭文。铭文为汉代手写体,凹印,位于鼓胸之下,内容为“建安四年九月十五日造”(公元199年)。该鼓印有翔鹭纹,属黑格尔Ⅰ型鼓,出自中国南方。

四、收藏于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的一面铜鼓上铸有“建新兴(?)四年(约公元199年)七月张富造”字样。该鼓为黑格尔Ⅲ型鼓。

五、一面黑格尔维纳Ⅺ型(ViennaⅪ)(即黑格尔Ⅲ型鼓)鼓的鼓面上铸有铭文。铭文位于鼓面中央往外第四晕中,共有四个汉字,字间分别由四条龙相隔,其中有“长寿”二字。该鼓的铭文排列如同中国古代铜镜上的铭文排列。

六、最为有趣的是扎卡增(Jakarta)博物馆收藏的铭文铜鼓。该鼓于1956年由印尼考古工作队队员巴梭基(Basoeki)在卡伊群岛(Kai Islands)发现的。铭文铸在铜鼓边缘一处有立体蛙饰的地方。该蛙饰已失掉,原来青蛙的身体遮住铭文的中部。这些铭文肯定是和该鼓上的纹饰一起刻印在蜡做的鼓模上,然后用通常的方法加上立体蛙饰。这面发现于新几内亚附近岛屿上的有中文铭文的铜鼓,它的起源和历史如何,是个很有趣的问题。然而,更为有趣的是铭文本身。这面鼓上的铭文共有二行,竖向排列,与鼓面上的花纹带平行。铭文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字“三界”,这是个佛教用语。

哈佛大学的杨教授(L. S. Yang)在1956年12月17日写给莱顿大学哈尔索维教授(A. F. P. Hulsewe)的信中,谈了他个人对这面铜鼓上铭文的看法。他说:

外面一行字似乎读作“三界”(佛教用语),其下可能还有别的字。内侧一行字似乎是

反体字(当然“三界”也可能是反体字),似乎读作“第二广印 x”(ti-erh Kuang jen)(或者可能是“广西”)。当我起初释读 Kuang jen 时,曾试读下面的 jen 字为 Wu(武)或 tzu(祖),希望 x-Kuang 是个年号。但这个字不象 Wu 或 tzu,而倒象 ju(局?),因为第三撇过短。若“三界”之下尚有一字,则象 xiang(“象”?)。铭文大概共有八个字:

三界 × × (相反的一对)

三广 ×

上述只是一种推测,恐怕不是最好的释读,因为 jen 的字义不好解释。

这面铜鼓损坏严重。鼓面有一四方形缺口,鼓胸部分残缺(部分残片现存于瑞士苏黎世大学民族学研究所)。鼓面原有四个立体蛙饰,现仅存一个。

该铜鼓直径 113.5cm,高约 87cm,鼓面厚 4mm,鼓胸厚 3mm,鼓身下部厚达 12mm。这面铭文鼓的发现表明,这类铜鼓是从北部湾经过远航到达印尼群岛的。

(本文编译自坎普斯(A. J. B. Kempers)著的《The Kettledrums of Southeast Asia》, A. A. Balke - ma1988 年版,题目是译者加的。)